

# 变异新冠病毒重创美欧

廖省·林越

2022年新年伊始,新冠疫情以惊人的速度重创美国及欧洲。去年末,美国单日确诊病例近70万例;欧洲于元旦报告累计确诊病例超1亿例,占全球病例1/3以上;法国连续4天每日新增超20万例。世界新冠病例或死亡病例排名中,靠前的多是美欧国家。

美国疾控中心(CDC)报告,全美12月30日新增病例高达692215例,再次创造新纪录。由于新年假期,相关机构暂停病例数据。但估计每日都在40万人以上。《纽约时报》2日称,美国东部确诊病例爆炸式增长:纽约单日病例增加6倍,华盛顿则增加8倍。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2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承认:“如果你看一下现在(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上升趋势,就能发现数

据实际上几乎是垂直增长。”“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病例加速增长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情况。”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奥斯特霍姆表示,在接下来的五到六周内,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的传播趋势可能会像一场“病毒风暴”,将会给美国医疗系统带来灾难。根据CDC年前的预测,2022年的头三周内可能会有超过420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疫情影响。

根据世界疫情实时统计1月2日发布的数据,过去24小时,全球共报告确诊110万例,死亡3700人。感染总人数达2.897亿,死亡总人数升至550万。除了美国,欧洲也成为疫情暴发的另一个中心。但西方国家却放松隔离规定,英国卫生大臣认为限制出行自由应该是最后采取的手段,澳大利亚总理也声称“再也

不会封城”。让医学界扼腕叹息!

韩国《国民日报》3日称:“新年伊始全球就被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淹没。”奥密克戎迅速传播,全球确诊病例一周内激增了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实时数据显示,仅过去一周,全美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至少四次刷新纪录。报道称,现在很难预测新年第一周美国疫情将激增到何种程度,因为大批美国人将在结束假期后回归日常生活。

德国《电视一台》称,欧洲的疫苗接种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全球感染比例最高的国家几乎都在欧洲,排世界第一的是丹麦,每10万人有2045人确诊;第二名是塞浦路斯,第三名是爱尔兰。欧洲过去一周通报的病例超490万例,在5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7个在过去一周打破单日新增纪录。法国一周内新增

超100万例,累计确诊排全球第六。

分析认为,西方最担忧的不是确诊或死亡人数高涨,而是经济停滞。英国是疫情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英格兰地区1日就新增确诊16.3万例,但英国政府却拒绝收紧防疫措施。卫生大臣贾维德说:“限制自由绝对必须是最后的手段。英国人民也盼我们竭尽所能避免走上这一步。”“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们必须给自己最好的机会,来与病毒共存。”

英国《每日邮报》称,对于美法等国先后缩短隔离期,英国国王学院疫情研究员负责人斯佩克特认为,这一措施是“合理”的,此举有助于缓解许多行业服务人员的缺勤压力。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英国政府担心中,随着奥密克戎的蔓延,感染病例持续上升,可能令多达1/4的公共部门员工无法上班。因此各部门正在

制订“全面应急计划”。

以色列卫生官员阿什称,奥密克戎带来的感染病例激增,可能让以色列达成“群体免疫”。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思表示,奥密克戎致病性较低,“这可能是一缕曙光,或将终结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对于这类看法,哈佛大学卫生专家伊利亚瑞提醒:“问题在于,就算奥密克戎的致病性仅为其他变异病毒的一半,但当新增确诊数暴增数倍,就会变成灾难。”

美国国会山网站称:“拜登总统在新的一年里将面临处处是雷区的险境。”随着拜登进入任期第二年,一系列困难的挑战在等着他。专家认为,对于新冠疫情的处理,是他今年最艰巨的战斗。民主党策略家佩恩称,拜登因新冠疫情当选总统,但因抗疫绩效不符期待而陷于挣扎境地。白宫试图将民怨“转移”到中国的操作,被

愈来愈多的民众所识破。

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月4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1133862例,死亡2491例,创下全球单日新增纪录。同时,许多美国人还在家里进行“自助检测”,其结果未向官方报告,意味着新纪录肯定被低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月4日下午,美国新冠确诊病例56785399例,死亡829274例。

美欧各国新冠疫情又再蔓延,导致航班取消、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新冠疫情发生两年来,西方“政治挂帅”,频向中国施压、“甩锅”、“索赔”;自私自利地炒作、囤积疫苗,而非携手共同防控疫情,让新冠毒株乘隙肆虐变异,卷土重来。事至如今,美欧是该反省他们狂妄自大、反智的“冷战思维”了!

## 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巴厘·意如香

2022年1月3日,香港新当选立法会90位议员,全体在五星红旗与特区区旗下,由特首林郑月娥见证,庄严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特区基本法,服务特区政府,一一庄重宣誓就职,终于让香港正式跨进了“爱国者治港”的崭新历史新阶段。

这是来之不易的,是香港市民克服重重困难,两年来在“港独”乱港分子的不断干扰下,使得香港社会处在一种动乱不安的乱象中,立法会更是被乱港分子“绑架”,屡屡发生捣乱立法会场,甚至冲击打砸立法会的闹剧,让立法会长期处在“停摆”的状态中,使得特区政府施政方案,一再无理卡在立

法会里无法被审议通过,严重干扰了“一国两制”下的特区施政,这都是因为立法会里的议员,占大部分受境外势力与“港独”操控,嚣张胡闹地反对“一国两制”,让“港独”思潮在学校与舆论界泛滥,兴风作浪,使得好大一部分青少年备受“港独”洗脑毒害,屡屡被煽动上街闹事,打、砸、抢无恶不作,闹得香港社会无一宁日,市民出行安全广受影响,顿使“东方之珠”光环黯然失色。

一直到去年5月份,中央人大出台《港版国安法》,规范强化了“一国两制”体制,严厉打击制裁乱港分子,依法逮捕了“港独”头目黎智英、黄之锋、周婷、何韵诗等,以及数千乱港分子,取缔了一传媒的“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港独”媒体,冻结

其资产,取缔其董事与编辑人员,并肃清学校课纲里的“港独”言论传播,整顿教师队伍与文化界的乱象,严厉打击了境外势力与“港独”分子的作妖,一时间令乱港分子鸡飞狗走,抓的抓,逃得逃,使得香港社会开始由乱到治,治安逐渐趋稳,市民生活开始恢复稳定下来。

为彻底杜绝乱港重地立法会里的“港独”嚣张,人大又出台了“爱国者治港”的选举方针,界定只有爱国爱港者才有资格成为立法会议员,让立法会迅速回归爱国者手中。回首过往历届立法会,“港独”分子几乎占过半,严重干扰了特区的合法施政,往往事关民生大计的土地与住房问题,特区的基建基金法案久久被卡住,无法获批通过。犹如“卧榻之

地,岂容他人酣睡”,住房难题年年困扰着香港居民,一家人常年归宿在狭窄的“阁楼”里,犹如沙丁鱼般拥挤在“卧榻之地”里,受外人干扰,又岂能安然“酣睡”的呢?“港独”分子无耻接受境外势力的“狗粮”操控,胡搞烂缠闹“独立”,却从未顾及港人的住房“酣睡”问题,皆因立法会被乱港分子长期把持着,严重干扰了特区顺利施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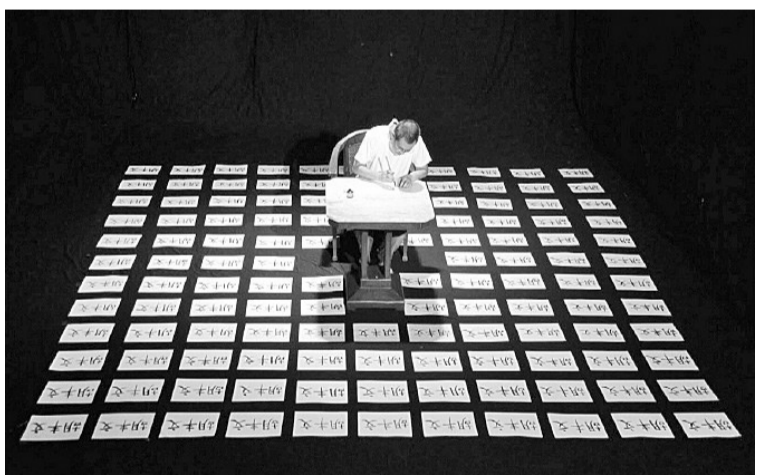
因此如果不把立法会掌控在爱国者手上,一再任由“港独”作妖,任何一届特首都无法顺利施政,港人的民生大计就永远无法在立法会里受到应有的重视。如今中央人大高瞻远瞩规范了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彻底斩断了“港独”把持立法会的手脚,让香港立法会回归爱国者手

中。新一届当选的90名立法会议员,绝大部分是香港各界推举的爱国爱港成员,宣誓就职时一律表明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特区基本法,从而确保了来届的立法会,能够顺利与特首紧密配合,为广大港人的民生大计认真履职立法,必将能够杜绝土地与住房被垄断资本操控,让港人真正实现拥有土地权与宜居住房的夙愿,尽快告别沙丁鱼般狭窄陋居的悲凉无奈。

港人厚望:立法会必须关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立法规范学校课纲,树立爱国理念,尊重国歌国旗,以及舆论界、司法界、律师界的爱国爱港操守,杜绝“港独”在校园与媒体舆论界里的乱港嚣张气焰,规范法官与律师的爱国情操作为,清除“港独”

法官与律师,杜绝警察抓人,法官放人的乱象,让乱港分子永远失去法律保护伞,彻底斩断境外势力利用“港独”胡乱作妖的肮脏黑手。

新特首选举年中即将产生,林郑月娥的特首施政受中央高度肯定,是否能连任,有待观察。特区政府只有紧靠祖国,踏上国家快速发展的快车道,营造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空间。深信香港业界会利用好港珠澳大湾区的发展平台,必将能让香港年轻人在背靠祖国大发展的前提下,发挥港人的才华,在摆脱了境外势力与“港独”干扰下,香港的未来前途无量,“东方之珠”必将恢复迎来更加辉煌的昔日光芒,成为“一国两制”的光辉典范,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中。



胡丰文(哈索诺 F.X. Harsono)作品:《回忆曾反复书写的名字被删去》

1966年,政府颁布了1966年12月第127号内阁主席团决议,其中有一项规定要求所有华裔公民即刻改用印尼名字。与此同时,政府还给华裔,特别是年满18周岁的华裔,提供了入籍印尼的机会(编者新注:当年并没有方便外籍华人入印尼籍的条例;此条例在1980年代才公布)。正是由于这项新条例,哈索诺也乘机将他的出生日期改为1948年2月22日(编者新注:其实根本没有可以更改出生日期的条例),然后将胡丰文的名字改为听上去很“爪哇”的名字,也就是哈索诺(Harsono)。之所以选择这个新名字,是因为他十分崇拜一位名字开头为“F·X·哈尔(F.X.Har)”的漫画家。当时,这位漫画家的作品经常刊登在《精华》杂志上,哈索诺在私底下十分喜爱漫画家“F·X·哈尔”的作品。后来,他从一位文学家处获知了这个名字

的含义原来是“幸福”。有一次,哈索诺表达了他身为华裔的感受:“有一种‘我怎么会是华人’的感觉,好像做华人很丢脸似的。所以,后来当被要求改名换姓和其他规定的时候会感觉很自卑。好吧,谁叫我是华人呢……感觉就像是二等公民,因为受到与土著完全不同的待遇。引起我很久以后的分析,我的思考和困惑:为什么我当时会拼命假装自己不是华人。如果没被认出来,还会暗自庆幸呢?我认为,这说明内在有一种否认。否认这个与生俱来的身份,是因为这个身份是侮辱性的,或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才会拼命去否认,‘我不是华人’,而实际上他就是华人”(参见Wiyanto, 2010:141)。

1979年,印尼新艺术运动组织解散后,哈索诺颇为落寞。为了能够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大多数朋友都劝他离开艺术舞台,选择其他

## 七十年代后的华人艺术家(2)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领域的职业。当意识到(视觉)艺术无法维持生计时,哈索诺选择了办公室工作。1975年到1979年间,他在雅加达的格拉美迪亚媒体公司(PT.Gramedia)任职平面设计师。1981年到1985年,在玛塔利广告公司(PT. Matari Advertising)广告部任创意总监。从1987年到1991年,他还在百忙之中前往雅加达艺术学院(Institut Kesenian Jakarta)进修艺术研究,并于1985年至2005年间在雅加达管理一家名叫“群图(Gugus Grafis)”的平面设计公司。如此看来,哈索诺依然胸怀大志,努力发展他的新艺术思想并将之付诸于实践。

哈索诺在1990年至2000年初的作品主题,至少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暴力、毁灭和牺牲。之后的几年,他越发暴露出对愈演愈烈、随处可见的骚乱和暴力事件背后的权力操纵者的厌恶。“SARA”(族群、宗教、种族和阶层)问题阴魂不散,不断在社会生活中制造隔阂和分裂。对国家稳定、安全、均衡发展、无休止的粉饰,这是新秩序时期的传统的、威力无穷的口号,成为哈索诺作品主题的重点。这位艺术家对边缘社会群体和政治受害者的同情,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特定的社会政治言语表述。

当1998年“五月暴乱”在雅加达爆发的时候,哈索诺连院子都不敢迈进一步。他作为华裔在童年所遭遇的创伤突然袭来,涌现在他的意识中。遇难者的照片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被活活烧死在雅加达日惹购物中心的。每每看到这些照片,他都怒火中烧。此时,他会表现得非常分裂,在他作为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和眼前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之间左右摇摆。

1998年“五月暴乱”后不久,也就是从1998年9月29日到10月18日,他在日惹鞭子当代艺术画廊的独立展览上公开表达了对受害者的态度。他的装置艺术作品《1号受害者/被焚尸的人》(1998年)通过无四肢的躯干木质雕塑来表现。这些雕塑在舞台上熊熊燃烧,虽然表演时间短,但极其震撼而又炙热,随后又被转移到展馆。这个雕塑令人直接联想到死亡和人类柔软却烧焦的身躯。这就是骚乱之后哈索诺作品的客体《受害者》的形象。此物低低地悬挂在铁架子上,下面排着一双双女人的鞋子,以突显骚乱受害者的悲剧身份。

自此,哈索诺于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确立的作品风格进入了过渡时期。

他扪心自问,他的作品一直以来所关注的究竟是哪一种现状?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贡献到底有何意义?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牢牢盘踞在他的心中,日渐无法回避,那就是:他究竟是谁?一直以来,他都在不断地否认自己的“身份”,这难道不等同于自我背叛吗?而社会,他心里所认同的那个社会,难道不是已经背弃了“与之相关”的艺术了吗?

哈索诺对于相关艺术创作的愿景立刻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其作品的主题选择和关注点转向了少数族群的边缘化问题。他的关注点转为聚焦在华人少数民族受害者的实录上,在一些从未载入印尼正史的事件上。

他描述他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感受:“1998年5月,那个时候,我作为一名华裔,内心充满了愤怒、恐惧和失望,因为感觉印尼人总是在各种政治骚乱中沦为受害者。此外,我还观察到一些社会活动家逐渐被政治利益所操纵的苗头。愤怒、恐惧和失望的情绪促使我去反思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反思最后归结到一个问题上,成为我今后创作的基础,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谁……’”(Wiyanto, 2007:41)

哈索诺近期作品的关

注点就是“展演(Performans)”——重新审视民族历史重大事件中被遗忘的真相,缅怀逝者英魂。1949年到1951年间,他的摄影师父亲拍摄了勿里达附近许多遇难者的纪实照片。通过这些照片,他一一确认了荷军侵略时期遇难华人的姓名。仿佛忆起儿时的清明祭祀一样,他试图用他的作品来缅怀遇难者们,特别是华人遇难者。

为了对扑朔迷离的过去有个清晰的认识,他后期的作品参考了官方历史文献和一些零散的档案。哈索诺的收获就是他对他怒在当今所面对的暴行的愤怒和负面情绪消失了。通过他的作品,哈索诺与自己和解了,与他曾经否认过的过去和解了。寻找并重写遇难者们的姓名,赋予他们与先辈们笔下的传奇人物同样重要的地位,这就是胡丰文通过艺术理解其民族灰暗历史的方式。

最近,哈索诺接连获得三大奖项。2014年10月,旅游与创意经济部授予他印尼艺术奖(Anugerah Adhikarya Rupa)。2014年12月,他荣获荷兰克劳斯王子奖(Prince Claus Award)。2015年1月,新加坡艺术舞台协会与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联合授予他约瑟夫马里士奖项(Joseph Balestier Award)的艺术自由奖。他是该奖项的首位获奖艺术家。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